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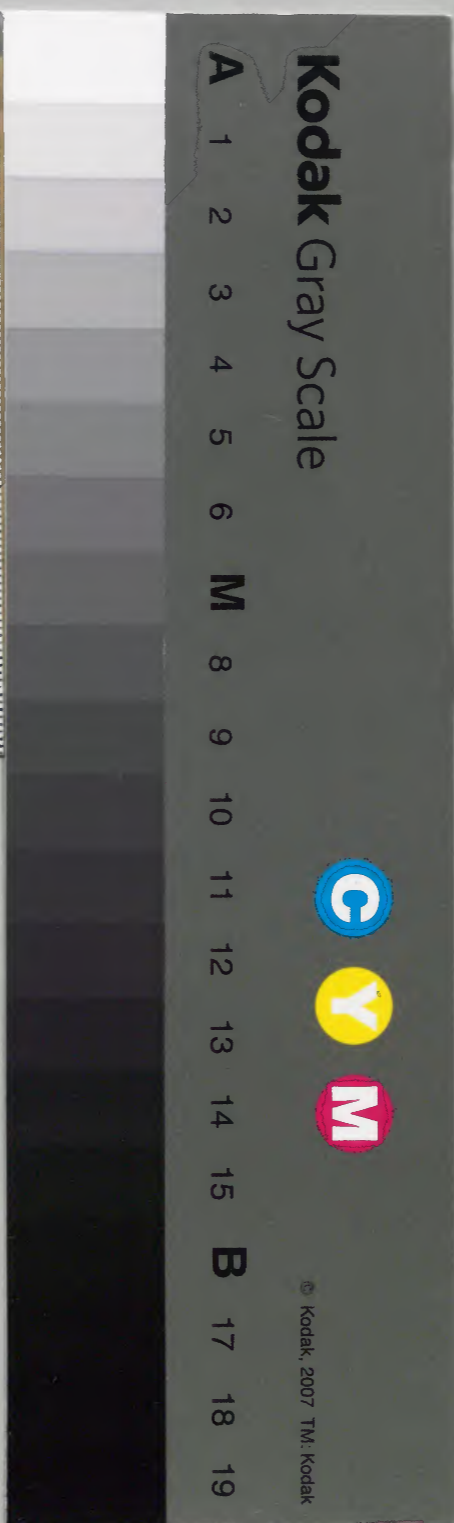
鑑

廿之一漢

漢書門類			
五〇七三	四六六	一四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五〇七三	一四〇	冊架函號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11)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塹地

葬其中當下吏自殺 塹而緣翻 下還嫁翻 罷三銖錢更鑄五

非誤國則自殺其身 庸湘也

通鑑卷第二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

愚忠

通鑑卷之二十一

漢紀十一

銖錢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考異曰

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符五於是民多盜鑄

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

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去年免故召黯伏謝不

受印詔數彊予彊其兩翻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于為

意偽翻下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復扶又翻不

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顧淮陽吏民不

相得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吾徒得君之重徒師古曰

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矣過古禾翻御史大夫湯智足以

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

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

因而譽之譽音好興事舞文法好呼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

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師古

日抵至也致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謝侯

之於罪也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

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

歲而卒詔徒姦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乙卯以太

武帝

子少傳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武彊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

志武彊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彊縣是也

天子病鼎湖甚

鼎湖宮名在

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

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

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彊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

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瘡也置酒壽宮帝置壽宮以奉神君

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奉神之神君非可

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蕭然居

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

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計吏翻時上卒起幸甘

泉卒讀曰粹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

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雨于具翻上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事見上卷四年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

錢縱矣縱放也肆也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

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

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

汝翻壞也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緝據義縱棄縱市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

恨其父怨大將軍衛青也恨其父事見上卷乃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敢從上

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至甘泉宮獵票騎

將軍去病射殺敢射而亦翻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

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

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行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

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

年再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

上為諱云鹿觸殺之為于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

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師古曰

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

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

坐盜鑄金錢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

勝音升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歸也大

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

褚大徐偃等六人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于褚其分

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守郡守相

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夢冠古天子甚悼之

為冢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霍仲孺本河東

平陽縣吏給事

博陸侯霍

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娶婦生子光去病

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

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

去偽為于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

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是歲

大農令顏異誅景帝後元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

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

注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

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

皮幣見上卷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

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本末不

相稱天子不說稱尺器翻張湯又與異有郤郤讀及

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下遐異與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詔異不應微反師

曰蓋非也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

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

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

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

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

睢后土營旁得鼎詔曰問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

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

六月得寶鼎后土祠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

尚文學必
尚治諛甚
矣公卿大
夫皆去其
好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二十一
武帝

嘉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其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

封濟于禮禮翻得下 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

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剽匹妙翻劫也 好呼到翻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

湯有郤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負

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百中丞官職如故哀帝

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平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來皆然

郤讀曰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治論殺之上時掌翻 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

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謁

居病湯親為之摩足為于翻 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

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事

連其弟第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

以土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 湯亦治

它囚導官見謁居第欲陰為之而佯不省囚徐尤翻

省心謁居第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減宣人姓名 宣嘗與湯有郤及

宣嘗與湯有郤及

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誦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至前至帝之前也湯獨不謝湯以丞相四時

為此要約朝直講無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預園陵事故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

文丞相見知欲以是知故縱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

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朱買臣嘗為主爵

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仕宦絕

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數所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

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歿之欲以歿發乃與丞

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

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

佯驚曰固宐有滅宜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

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

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

言而歿被皮義翻汗身故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

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

獄自殺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

湯母

相為之今書皆作相服說非也作承露盤高二十丈高居號翻大七圍以

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

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

丞相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有衛

大夫石氏大雨雪雨千具翻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班表大

丞元符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貨

物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

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鑄白金見

上卷元符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

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裴駟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

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渾邪王既降漢見上

卷元符元年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見元符元年自鹽澤以東

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

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

勝而遠之朝直遙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

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

張騫等皆其人

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國，因與漢結昆弟。其留居為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故地。

執空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斷丁官翻既連烏孫，自其

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

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

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使也。道可

便遣之它旁國。法道有便，可通使。他國者即遣之。騫既至烏孫，昆莫

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

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

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

奴日久，且又近之。近其斬翻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

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要讀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

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

譯道送騫還。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使數十

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

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

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

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

十餘國，姑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扞彌、渠犂、皮

山、烏秣西夜、蒲犁、子合、依耐、無雷、難兜、彌、渠、犂、皮、

離、犁、鞬、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提、

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焉耆、

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

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焉耆、

渠犁尉犁危須焉耆焉耆皆難卑陸卑陸後國都立
 師單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束且彌切國山國狐
 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干寘之
 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
 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
 河者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南山其河北流
 與葱嶺河合注蒲昌海自于寘以西水皆西流逕休
 循罽賓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
 行地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而西
 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
 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
 玉門縣關駟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此括地志
 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
 百一十里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河有
 八里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

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鄯善亦曰樓
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扇翻傍步浪翻莎車南道

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
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

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
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北道西

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故皆役
後焉耆肅特國

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匈奴蓋以僮
僕視西域諸

國故以渠城去長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焉耆治則
名官

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
 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犁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
 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未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焉孫王既不肯

既連易孫

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

故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稍發徙民以充

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四年分置武威郡唐之涼州

即其地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

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

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

博望侯時齎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倣其後

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漢率一歲中使

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弘農去新安三百

里迷征記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春正月戊子陽陵圍火夏四

月雨雹具翻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憲

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謚法博聞多能曰憲子勃嗣坐憲王病不

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關關云即春秋

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兼立房陵郡今為房州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

平為真定王真定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以常山為

郡于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

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元狩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

之邦徙代王義為清河王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乘孝景之

子薨無子國除徙代王王焉是歲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

真定王

通鑑卷二十一 武帝 七

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詔曰今上

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

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答應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

中園丘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

陰班志夏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辨自殺不意天子行幸至郡供具不能備也十一月甲子

立后土祠於汾陰如淳曰雁者河之東所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

餘丈汾陰縣治雁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雁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雁故

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名雁耳故漢舊儀曰鄉人呼蔡音如誰故轉而為雁字耳

上音誰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臣贊曰汲冢古文謂

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致紀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

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贊說

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子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帝子中二年受封樂成侯丁

義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

書功臣表當為丁義今薦方士藥大云與文成將軍

同師上方悔誅文成誅文成見上卷元狩四年得藥大大說說讀

大先事膠東康王康王寄弟也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其美之言

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處昌呂翻大言曰臣常往

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

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

決可塞塞悉則翻不效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

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惡音鳥上曰文成食

馬肝歟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

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旗旗

自相觸擊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棊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

樹於數百枚大令於自相擊繡繡竟庭中去是時上

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

樂通侯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

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乘繩誼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

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齋金十萬

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共讀日供相屬於

道屬之欲翻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寶太主也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遺于季翻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史下文言為天子道

天神則道讀曰導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緝羽毛為衣也今道士服被之使衣

亦衣於既翻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并樂通侯為六印

貴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自言有禁

方能神仙矣搃音厄腕烏貫翻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得

大鼎於魏雁后土營旁師古曰汾雁本魏地之墳故曰魏雁也營謂后土祠之兆

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

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薦之宗廟及

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立常山憲王

子商為泗水王泗水統凌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初條侯

太守以聞羣臣上壽一國若狂

知人

周亞夫為丞相周亞夫景帝前七年罷趙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音音義曰文

無所在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章懷太子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

言無比也一日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

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然文深不可以居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

大府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言以當時

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為酷急也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

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姓諱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孫因以為氏按尹

氏周之世卿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

罪勝音升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

見寬

循良

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治直

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吏翻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

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

謂開謂征斂稍寬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以故

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殿丁

課下下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

租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

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績索矣屬之初南越文王

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南越王胡薨謚文王嬰齊入在

長安取邯鄲穆氏女取讀曰娶邯鄲屬趙生子興文

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趙佗自號南越武帝

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入朝數所角翻師古曰風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

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樂音洛見賢遍翻下同

用朝廷之法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

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

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是歲上使安

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辨士諫

大夫終軍等宣其辭百官表元狩五年初勇士魏臣

置諫大夫秩八百石

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

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

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數

角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朝直除邊

關于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

使者皆留填撫之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

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內

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又牛

一之佐也空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

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師古曰等同也札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已

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因嬖人

奏之嬖甲義翻又博計翻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

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

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

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于荆山下

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荆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頹下迎黃帝師古曰

下垂肉也頹其毛也頹人占翻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十一

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脫屣耳師古曰屣亦屣也屣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雅拜卿為郎使

東侯神于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岳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城也在天水

日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蓋

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隴西守以行往卒卒讀天

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從才用翻於是上北出蕭關從

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

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

新秦中之名以名郡巨麟州不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境時朔方新置郡蓋使北地并

力以營築亭徼也徼吉平翻上文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

如雍一時而有加焉雍有五時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

屬之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酸食羣神從者及北

斗云說文酸祭劑也師古曰謂酸屬而祭也酸竹茵翻食讀曰似從才用翻十一月辛

巳朔冬至昧爽昧冥也爽明也謂日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天子始郊拜

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

壇日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日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其祠列火滿壇

壇旁亭炊具亭讀曰烹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

上屬天屬之欲翻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班表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

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請三歲

天子一郊見見賢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

衰重齋治直之翻為入朝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

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

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

秦王子據南越王姓趙易為不繼南越秦王晉說未

為通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王之

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

先事發先悉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韋昭曰侍使

大臣皆侍坐飲坐徂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將即酒

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

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杖直遂莫敢發

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

以矛江鏃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

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故數

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

師古曰介甲也彼甲以自衛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

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故數

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

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

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舊使疏參曰以

奸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

天子罷參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郊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

曰今汝州郟城縣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以報于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

二千人往入越境繆居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

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

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

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

術陽侯建德為王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班表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

邳長知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

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音越

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

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

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

冠冠古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班表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郟縣繆

玩翻

韓千秋
延年

通鑑卷二十一

武帝

七

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葉侯晉灼曰葉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

侯者表及指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夏四月赦天下丁丑晦日

有食之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環濟要畧曰伏波將軍者船涉江流

欲使波濤出桂陽下湟水水經滙水出桂陽縣盧聚

伏息也過含洄縣南出洄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洄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洄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曰湟

音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應劭曰湟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

水經湟水逕桂陽郡之湟陽縣南而右注溱水湟歸鄭氏曰湟音裡孟康曰湟音貞師古曰湟文與翻歸

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

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于戈

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于戈也此蓋船下安戈以禦蛟蠱水虫之害張說近之

貢父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

瓚說是予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離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

南至廣信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入鬱水歸漢者臣瓚曰瀨

瀨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積伍子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瀨水關唐梧賀康

端封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

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歿南越天子下詔

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

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

再告天下
天下莫應
不誠未有
能動

通鑑卷三十一 武帝

失刑

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

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

王子為侯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

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戶槩翻辛巳丞相

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下遐嫁翻丙申以御

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時國

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

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更工衡翻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五利將軍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

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古曰售應當

也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西羌衆十

萬人反與匈奴通使使疏吏翻攻故安圍枹罕故安縣屬涿郡西羌

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

枹罕今河州治所匈奴入五原五原即秦九原郡帝

枹音膚罕如字曰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龍游原乞地干原青嶺

原崑崙真原橫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殺太守守武又翻下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

西羌平之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陁陁音作

姚氏曰尋陁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陁音陁破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漢紀三十一 武帝

嘉拒漢積石江中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

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

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

越人縱火燒城敗蒲蕭翻伏波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者

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

論復扶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

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督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考異曰史記漢書

表肯作孫都南越傳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

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南海唐廣州循州之

地蒼梧注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

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

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離題交趾也九真唐愛州之

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應劭曰二郡

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綬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

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鑊其頰皮上連耳厓分為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垂賢

曰儋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儋丁其翻臣瓚曰珠厓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

安七千二百二十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

蘇弘為海常侯都督為臨蔡侯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考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十三 武帝

之則海常侯當食邑琅邪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

功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趙光封隨桃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

四人皆為侯趙侯居翁封湘城侯公孫卿候神河

南言見仙人跡班志緱氏縣屬河南南郡宋

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母效

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

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積

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觀古賽南越祠泰一后土

始用樂舞據郊祀志五年秋為伐南越馳義侯

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蘭亦南夷

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間翻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

健為太守健渠延翻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

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將即誅且蘭

及邛君苻侯邛君邛都之君苻侯苻遂平南夷為牂

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朝直

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

越雋郡邛渠容翻越雋郡苻都為沈黎郡服虔曰今

都尉所治本苻都臣贊曰茂陵書沈黎治苻冉駹為

汶山郡號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山本冉駹地宣

帝地節四年名嶓山郡并焉今茂州諸羌之

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蓋江之岷者作及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問非也。班志所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都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師古音揭。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

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

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番禺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

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

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

齒將屯。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帥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却就

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

為其伐前勞。為千偽翻。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

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師古曰。奪。取之也。身足

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降戶五翻。掘歿人以

將

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師古曰以東越為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

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傳張憲部因用歸家，懷銀黃。

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

船將軍，并將梁侯，故失期內顧。師古曰：言顧為三組，組印綬也。以道惡

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挾偽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

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

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

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

過不。不讀曰否。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班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

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若邪，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博望侯

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

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

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予節募吏民，母問

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予讀曰：與為具備，人眾遣

之。為于偽，翻下同。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武帝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武帝

指師古曰乖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

令贖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復求使使端無

窮而輕犯法復扶又翻使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

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予讀故妄言無行之

徒皆爭效之行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齋物師古

所齋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

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

苦也度徒洛翻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

當空道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攻

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

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易以于是天子遣浮

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

沮井而還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

餘沮子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

匈奴水而還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

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

郡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張國臂掖也敦音屯

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

威張掖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

開敦煌郡後元元初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武帝

此人大貪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

實之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

日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

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

半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價貴或彊令民

買之而船有算船算及鹽鐵器並見商者少物貴詩

上由是不悅卜式初司馬相如病且歿有遺書

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

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

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漢書作古黃帝

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

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時掌翻師上於

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

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

考瑞帝王之盛節也文音甫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

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筍翻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

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唯聖主所由制

定其當師古曰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終莫能

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

日言振揚德音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

如金玉之聲也

詞賦客所為不過如此

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
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
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

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

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師讀曰率乃行自

雲陽班志雲陽縣屬左馮翊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

自汾石州西北至塞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

百餘里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

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闕懸通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將

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

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卒于立斬

主客見者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而留郭吉遷

之北海上然匈奴亦驚驚之涉翻師終不敢出上乃

還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釋兵須如須如地名

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日史記

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泉類

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

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二十一

祠太一一經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

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漢兵入東越

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

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東志錢塘縣屬會稽郡

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

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據東越傳吳陽先在

漢漢使歸喻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

越書故越衍侯者言其舊為越衍侯也越衍侯及建

成侯皆東越所封上封終古為禦兒侯孟康曰禦兒越中地

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注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史

里臨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

橫海將軍說為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東越

降將多軍為無錫侯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

陵侯國屬臨淮郡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邑於南陽

索隱曰繚婁縣名師古曰繚音遼婁於耕翻橫海校

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

繚婁侯版虔曰婁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

會稽郡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數所翻終為後世患乃詔

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虛如字康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

今從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

三荀悅曰萬歲神稱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

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奉扶上遂東巡海上

大計

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

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置為

登萊二言夜見大人長數丈長直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

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鉅公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巴忽不見

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

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與方士傳車

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也夏四月還

至奉高奉高泰山郡治所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入神之一也梁父縣屬奉

音甫山郡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

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盆前高廣後卑

鏡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綃為之

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

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紳帶

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封泰山下東方考

親殺也今採此禮以為封禪儀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古曠翻度廣曰高其下則高居號翻度高曰高

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

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山北為陰丙辰禪泰山下陟師古曰陟者山東之基足陟音止東

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遍翻下同衣尚

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藉才夜五色翻薦也

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

日雲出於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班志明堂在奉高西

所封之中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吐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

壽頌功德更互也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

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日况

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

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

梁父然後升禋肅然禮與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

衡翻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

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

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美賜天下民爵一

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

下載子亥翻治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度幾遇之復東

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

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躁則

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

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處昌呂翻仙

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歿子侯

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

並步浪翻北至上時掌翻

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

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日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

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

賈音古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委於偽翻輸音戌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

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

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

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

再百斤焉是時小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

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於既翻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

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秋有星孛于東井

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後十餘日有星孛于

三台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

如瓜食頃復入填星土星也填讀曰鎮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齊懷

恐式亦烹中人

王閔薨無子國除閔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十三起玄默泐灘盡玄默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拜卿

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宿留音見

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復扶時

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祠在東萊曲城

孟康曰沙徑二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河始決見十八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復

又翻塞悉梁楚之地尤被其害被皮義翻是歲上使汲仁

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决天子自泰山還

自臨决河沈白馬玉壁于河沈持林翻今羣臣從官自將

軍以下皆負薪卒填决河從才用翻築宮其上名曰

未必然

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

武帝舉事
用人易錯
一錯便回

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醜二

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

河同為迎河入渤海孟康曰二渠具一出貝丘西南

南折者也其一則深川也河自王莽時而梁楚之地

遂空惟用漂耳驪山支翻漂吐合翻

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今越巫祠上帝百鬼

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奇卜如鼠卜史

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

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

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柱

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雞執其兩足焚香

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筵插

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

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

細竹筵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

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

墨於殼記其四維者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

厚薄以定 儂人吉凶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 好呼 於是上令

長安作蜚廉桂觀其泉作益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

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 柱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節

名觀古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 通

玩翻 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十 置祠具其下更置

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更置

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

朝鮮 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菟本真番國

番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列水汕水三水 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 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索朝音潮有騎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汕 為置吏築障塞 為千偽 秦滅

燕屬遼東外徼 徼古 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沮水為界 班志沮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沮水出樂浪鐵方縣

東南過臨沮縣東入海酈道元註曰滿自沮水而至 朝鮮若沮水東流無渡沮之理 余訪蕃使言城在沮

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沮水西 至增地縣入海經誤沮普蓋翻又滂沛翻普大翻杜

佑曰沮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見十三年 燕人

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

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

燕亡命者王之 王千 都王險 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

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 會孝

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

通鑑卷三十一 武帝

漢書得宜

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

見賢通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臨屯帝後開為郡註方數千里傳子

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誘音西見賢通翻下

同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國雍讀

日雍闕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右渠終

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

鮮裨王長刺七亦翻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

將上為其六名美將即亮翻為下偽翻下同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

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

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艸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為之赦天下 上以早為憂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早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早意乾封乎乾音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

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

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平予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

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

非立明堂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渤海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

海郡而言也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

言也

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

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

聽仗直亮翻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

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

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

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百里魏晉為南中寧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哀州也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

字長丁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

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且以其故俗治母

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

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北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北頻寐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

被皮義翻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

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

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訾讀日資

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本戰士故有擅賦之法是歲

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姓譜杜本陶唐氏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

氏有杜伯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

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南往翻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

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于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

此謂計臣

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

數百里會獄師古曰性赴對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

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增加

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雨于具翻上遣將軍

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

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翻春正

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

為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

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食邑泥士角翻初作角抵戲

魚龍曼延之屬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師古曰

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

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者也延弋

戰翻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

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

少守式又翻少詩沼翻即出城擊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

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淇水西軍未

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為于為翻乃使衛山因兵威往

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

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

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紀三十三 武帝 六

誅之是

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淇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淇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淇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疾吁翻其圍右渠嘗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際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覓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

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

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

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度也料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

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

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

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

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

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

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許棄市則

誅之非

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紀三十三 武帝

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

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尼谿

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戎統不知官紀故皆

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

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

相息量翻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

軍并將將即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

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

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

攻吏復扶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

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告諭其民誅成

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樂浪

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

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

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併開為郡治沃沮

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雲縣去

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

番二郡班志東曉縣屬樂浪雲縣無所及樂音洛浪

音封參為濼清侯功臣表濼清侯食邑於陰為菽首

侯班書功臣表作菽首侯食邑於勃啖為平州侯功

海此從史記作菽音狄首子餘翻啖為平州侯臣

表平州侯食邑長為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最以父

於泰山梁父縣死頗有功為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左將軍徵至坐

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

列口遼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當時左將軍擅

兩將不和
繩以漢法
左將軍雖
功不贖死
然亦苛矣

道監卷二十一

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昔箕子

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

為于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

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

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

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辟讀曰僻其田野飲食以

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南郡初取

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臧讀曰藏及賈人往者賈音

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

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于海欲居九夷並

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謚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

端皆作瑞今從漢書武都氏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通回中道

遂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

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丞郡道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

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

罪以下夏大旱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漢紀三十一

匈奴有漢
漢無使

通鑑卷三十三

元狩四年希復為寇復扶又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

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

師古曰穹廬氈帳也案隱曰蓋以氈為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單于愛之伴

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質音致漢使楊信於匈

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

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

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

削弱所餘無幾也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謂

以甘言師古曰調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

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

築邸于長安漢為于偽翻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

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

予讀日與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

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

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數所角翻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路充國

通鑑卷三十三 武帝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

韋昭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十五里望祀虞舜于九疑

地理志九疑山在陵零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登瀛天柱山

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自尋陽浮江

班志瀟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帝以為南嶽瀟音潛唐之舒州自尋陽浮江

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北

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

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脚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

李曰舳船後持柁上之舻船前刺櫂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樅陽縣梁置樅陽郡師古曰樅于容翻遂北至琅邪

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

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

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簿也朝直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

郊泰畤 長平烈侯衛青薨

考異曰漢武故事大將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

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起冢象廬山

山之壑者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名衛青所謂填廬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上既

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十三
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漢

積限名田
節此

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
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
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
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
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
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
石不奉詔書導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
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
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
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
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
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
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
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趾與荆揚兗豫青
冀幽并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昂畢
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

非常之人
所謂名臣

冀強荒則冀豐箕星散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
冥為號營室流為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
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
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沅水以名焉天氏流為徐州
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
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
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
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荊州強也言其氣躁
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
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鈞鈴星別為豫州
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代流為益
州益之言既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
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于
里師古曰奔走也蹏蹏也奔蹏者乘之則奔立則蹏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端翹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十三 武帝

與更同言馬有逸氣者如淳曰土行有卓多能覆車泛方勇翻斫施之士不入俗施而見

者放廢不師古曰躡者躡音落無檢局也亦在御之而爾翻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

異等者趙等軼羣不與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疏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

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反界師古註漢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漢既通西南夷

開五郡五郡犍為越雋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

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為所

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

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秋大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

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

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

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

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贈送

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

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治直歲時一再與昆

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



天子聞而憐之聞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

曰間歲者謂每歲而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師古曰

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限師古曰岑士林翻限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限者其官名也

本名軍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

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

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

獵騎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

其人名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騎靡彌

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綿

結 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

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大鳥卵如一石瓊

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

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瓊即今之馳鳥

也黎軒亦曰黎軒東漢為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

息鳥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

種樹屠人截鳥之術皆是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善

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軒音軒

又鉅 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打架蘇籛之屬據史

連翻潛大益在大宛西打架國治打架城去長安九千二

百八十里西通丁寘二百九十里後漢曰寧架蘇籛

康居小王國治蘇籛城去陽關九八皆隨漢使獻

見天子見賢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

後不絕更天子每巡狩游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

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

厚焉師古曰言示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

以誇示之翻 喚翻 下同

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武帝本紀

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

顯示也藏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首蓿首蓿草名

徂浪翻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

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

過於漢使焉近其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

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

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上行幸

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

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

西栢梁臺災天火曰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里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

高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

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

尚不免况餘人乎今流俗漢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

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春上還以栢

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其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其

泉作諸侯即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

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

建章之闕余據辰太子德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

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武帝

西二十里長度為千門萬戶度大各翻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

安故城西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

四方之風西京賦闕之內別風嶢嶢是也三輔舊

事曰北有闕闕高二丈高二十餘丈高居其西則

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

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

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

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

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為商庭蓋以西

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苑亦西其北治大池漸臺

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

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

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

池北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有玉堂璧門大鳥

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

所產大鳥黃圖曰璧門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立條支

鳥之象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閣疏神明

有九室四直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

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

井上木加榑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輦道相屬焉屬之

太史公遷

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

咸正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

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夏五月詔卿

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

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

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

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

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好呼到翻左大都尉使

人間告漢曰間古我欲殺單于降漢降戶漢遠即兵

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

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軍之名杆與俱翻受降城在居延北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漢

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

翻 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之如謂以為車姓本於田于宛王與其羣臣

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

積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積者

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

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

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

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駭骨及馳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

南乏水草又且徃徃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葦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

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素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漢使子讀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詬

馬而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

去也

漢受降城

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

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姚舜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

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射而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

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

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

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

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

尉制軍事哆昌也翻索隱曰尺李者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

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

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

而授之欲微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

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

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謂之能守先帝

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

家婦家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帝改

今為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

胡公曰勳之言關也謂者言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

師古曰憲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

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兄弟河三族關東蝗大起飛

西至燉煌燉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燉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論法所不載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

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

終然數被譴數所角翻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

殆矣師古曰三月上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

名臣文武
將畫豈為
此輩邪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

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

至郁成比必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罷讀攻郁

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

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至燉煌燉音屯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什人之使使上

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

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復扶天子聞之大怒使

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

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

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

在龍勒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

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

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間古覓翻因急擊其

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

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

去冬十二月兒寬卒見五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膠東郡屬

青萊州界延廣史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

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夏四月還修封

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山下吐匈奴兒單

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

响漢書作句帥古曰音鉤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

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遠者

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胸晉灼曰地理志從

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廬胸山名杜佑曰廬胸

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同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

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枯地志

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仇音抗秋匈

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郡屬并州殺畧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敗補蕩翻又

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酒泉張掖郡屬涼州畧數千人會軍

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王

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班書功臣表及公卿

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宜平侯傳國至曾孫壬失侯元光二年封其弟廣為睢陵侯紹國昌廣

之子也睢陵縣屬陵淮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睢音雖初高祖封功臣為列

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

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

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

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

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

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

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師

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

通鑑卷三十一

是見侯裁四人鄧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并雖陵侯張昌，為四人耳，見賢

通罔亦少密焉。少詩，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

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

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

大宛易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

曰：案其罪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

者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

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

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

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

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

空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

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

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

水穴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益發戊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班志：居延

郡，休屠縣屬武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

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

兵。贅之，芮翻。賈音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轉車

人徒相連屬。屬之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習馬二人
欲得生畜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於是貳師後復行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

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師古曰平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射而亦翻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

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乃先至

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

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予延翻宛大恐走入城

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

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平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是時康

居侯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

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侯漢兵罷來救

宛罷讀日疲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

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日飲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

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

音千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分

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

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秦下同貳師令搜

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為上官

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

詰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

邑也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

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因為質焉質音至

軍還入馬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後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

行既還敦煌而再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

不愛卒侵牟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眾天子

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封趙弟為新時侯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止以

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

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迅速也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自樂而行者

孟康曰迅速也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自樂而行者

所犯不叙其勞師古曰或以它財士卒賜直四萬錢物充之故云直匈奴聞

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

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

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

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

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師古曰以遣歸

國亦因使侯司匈奴司讀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

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渠黎在輪

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善

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紀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

護師古曰統領保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五穀

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以其遇漢善使我國

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

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

約歲獻天馬二匹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

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响犁湖單于死

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師古曰且子

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

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

通鑑卷三十三 武帝 五

絕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內翻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

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仇也襄公之九世祖為紀侯所誅而烹殺于周故襄公

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仇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

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充國

被留見上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春正月上行幸甘

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嘉匈奴單于

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蘇武在漢者因厚賂單于

中郎將蘇武

長羅侯常惠

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以假吏常惠等俱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遺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望

心鄉善今乃益驕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緱王者匈奴

故曰非漢所望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

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鄯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

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註是虞常蓋亦先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沒於匈奴緱工侯翻單于母闕氏歸漢降戶江翻衛律者父故長水胡

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

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 武帝

李廣利尚為將帥蓋止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

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魏畧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靈王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虞常在

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

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為于偽翻射而亦翻吾母弟在漢

弟也母與其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

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

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

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治直張勝聞

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武曰事如此此必及

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

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

謀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

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師古曰言宜皆降之

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師古曰言

降戶江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攷單于之武

謂惠等謂猶語也武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引佩刀自刺刺七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

坎置燼火師古曰燼謂聚火無覆武其上師古曰覆

也覆音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

方目翻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

武

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師古曰喻說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

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

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復扶又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

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師古曰彌滿富貴如此蘇

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膏古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

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

恩義畔主背親背蒲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師

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見汝為也

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

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南越事

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見上卷獨匈奴未耳若

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

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絕不

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飲於

飲雨于具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庭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

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翻乳音人喻翻別其官屬

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氈師古曰氈毛之羶曲者音力之翻

夏大旱 五月赦天下 發謫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

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泥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

歸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

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贇註武帝紀曰漢帝

記六月禁踰後十月大搜則搜索踰後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 幸回中 夏

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

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

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匈奴大圍貳師將

軍漢軍乏食數日死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

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 貳師引

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

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被

義翻創初良翻 嗟嘆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

河西河郡屬并州 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

營年侯趙充國

音卓邪以奢翻漢書作涿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

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騎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騎

馬尚主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秦郡郡地元封

州唐宣劔池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

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下陵叩頭自

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

虎扼提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即願得自當一隊

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上

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

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

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

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

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

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

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

州張掖縣之東北一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

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

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徘徊觀虜郎

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公孫陵於是將

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

在此一着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武帝

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
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猶言將領也上甚悅

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

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

陳讀陳讀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虜見漢軍

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千弩俱發應弦

而倒虜還走上山掌上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

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

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

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竹中

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引兵東南循故龍

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釋

為蘆成則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葭葦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樹木間復殺數千人

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

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

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鉄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

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

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
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近其諸當戶

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單于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

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復扶又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

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

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

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

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

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行戶

射而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

李陵韓延年趣降

火故翻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

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

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鞬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

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輻音福

軍吏持尺刀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壘

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士卒多死不得

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

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良

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

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古師

古師

曰兵即謂矢及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

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米師古曰時

持之以備渴期至遮虜障者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

也備音備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

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

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

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

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

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胸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言也

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我馬之地師古曰蹂人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

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

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

武

武

李陵不終

此下陵遂無色

此亦非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上以

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沮在呂翻

說式芮翻下遐妹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久之上

悔陵無救曰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

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

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

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

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

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勞力上以法制御下好

尊用酷吏好呼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

治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

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

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勝音

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

督察也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

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

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這行飲食當連坐

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

類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

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

也師古曰應說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

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其不言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併坐故盜賊寔

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灋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

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暴周卿士

至渤海渤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聞郡人

雋不疑賢師古曰雋音徂充翻又請與相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

躡躡謂納履未止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音也公子今乃承顏接

辭凡為吏太剛則折折而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

然後樹功揚名樹立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

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為

繡衣御史濟子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

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歎曰吾

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為王氏子孫以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婉為開

外戚漢張本陵侯降戶江翻師古曰婉音晚又音將樓蘭國兵擊

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